

# 太陽王

## 第一太陽

我吹著太陽風，吹來的離子令人神清氣爽。我一直是這樣吧，最初的記憶，也許是最後的記憶，我思考的並不是這個世界裡的某個東西。我時而渾沌失去意識，時而產生無上智慧，怦怦的心跳聲維持著秩序感。

我龐大的質量扭曲了空間，波和粒子沿著測地線前進。我感覺不到自己的重量，我是重量本身，史瓦西半徑的中心。我的天空很遼闊，黑色的宇宙中有十顆太陽。它們是我的本命星，當我存在，它們就已經存在，依次是：紅太陽、橙太陽、黃太陽、綠太陽、藍太陽、靛太陽、紫太陽、白太陽、黑太陽、光太陽。它們的名稱沒有特別的含意，只是作為概念的一種連結符號，為了分別而已。

在我的外圍有盤狀體逐漸生成行星系統，粒子和虛粒子尋找彼此。我聽不到任何聲音，宇宙中均勻佈滿一種稀釋的稠狀物質。我體驗到，我的想像充斥古往今來所有的真實。我對身體的全然掌握感到順暢快活，在整體中、在完形裡，就像無法分辨一個城市是正在建設還是正在破壞，一個活著的人不會被身上存在的死亡細胞所困擾。我在分裂、在發光，宇宙被設計成一種帶有人類血肉的象限。

開始是道，道即是神，神又是一，一生二之後三生萬物，道就成了肉身，在我們的身體中。我活在所有可能中最好的那個可能。我如何來到這裡？我會如何離開？我將勇敢向多維進發，忘懷過去與未來。

我，盤古，蛋形的球體，那顆砸到牛頓的蘋果，宇宙的漫遊者。懸空之後很快進行分裂，不斷摺疊就像摺紙，不會保持不變只會倍數增加，永不減少，無止盡地自我分裂。我是開天闢地的巨人，脫離了記憶、環境、身份和血緣，一個沒有歷史的我。

有意識的自由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我懷疑現在思維中的線性陳述是否可稱為語言，這種型態的敘事有嚴重的口吃。我開始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包括建構宏大理論和背誦最不為人知的奈米歷史。

我發現，我是狄德羅百科全書的終極版。我擁有這世上全部的知識，可是我不知道我是誰。是輪迴的大清洗、大爆炸，古往今來所有的物質與能量都集中的一個點上。我是奇點，引力完全塌縮，廣義相對論在此失效只有混沌能起作用。我是純粹意志，理性保證了自我的存在。自我中不會有他者，我是最大範圍的理性，當下立即合法的神話。我包容了自己沒有邊界，宇宙論就是我的起源。

## 第二太陽

遠方，少了一顆紅太陽。我的變化不再混沌，身體卻仍在複製。我有四對鰓

弓，肢芽逐漸形成手腳。有蹼，脊椎像拉鍊，緊接著脊椎而下的是一條長尾巴。我是蠨蛸、人魚、火蜥蜴，還是卡夫卡變形記中的旅遊業務員格里高爾？

我對自己所處的歷史實況一無所知。我看到自己的欠缺，我在變形但無法創造，我肯定不是上帝。我感到沮喪，自我放逐，飲馬星河，但有個聲音把我召回，彷彿在說，我是魔羯座，是蘇美人所信仰的半羊半魚的恩基，我是文明源始而非物種源始。

這是上帝的聲音，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是聽也是聾，是見也是盲。祂是希格斯玻色子所組成的神的粒子，祂是萬物的家長。請寬恕先前我的狂妄，我曾以為上帝不存在就由我創造祂出來，我祈求這愚行被原諒。我面向宇宙背誦四吠陀、新舊約、大藏與古蘭，成爲一個上帝的子民，所有神的信徒。

我問祂，人類是祢的創造還是祢的發明？誰才是歷史？一個意念不斷革新上一個意念，如此注定有終點，不斷革新的精神終究會走向反精神，也就是精神的失效日：末日。所以有斯堪地諸神的黃昏、佛教的六道輪迴、瑪雅的五個太陽紀、希臘的金銀銅鐵四時代。精神將和肉體一起，永遠淬煉、永遠進化下去嗎？

上帝沒有回答我，卻不斷傳來一些我無法辨析的美妙聲音，也許我引入進步主義來闡釋文明的方式令祂滿意。祂要我自己想，祂只讓我揣摩，從未真正和我對話。然而，我感覺到身體的生長，我擺脫了動物界，從半羊半魚的恩基進化爲外星人子。我頭顱巨大沒有眼瞼，以念力甩動尾巴，而視神經、聽神經、腦神經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擴展。祂，一個偉大的外星人產下了另一個外星人，半個月以來上帝給我的就是體驗。

我像個罪人反覆詰問：一個有意識的機器人是殭屍還是一個無意識的活人是殭屍？爲何所有動物中蝙蝠的胸膛結構和人的胸膛最相像？爲什麼任何重複都無法百分之百準確地重複？又是爲什麼自然界只有完美的等差沒有完美的平等？爲何在封閉系統中能量還是會耗散？爲何，生存的理由往往也是死亡的理由？

每一個問題祂都以透過改變我身體的方式回答我。祂讓我知道必須從我的裡面認識祂，我不可能站在身體之外理解祂。我是祂展現真理的藝術品，我努力做到不表達我自己。

我被懸掛在宇宙中不斷變形，我已無面目，卻又像在形成面目。如是我聞，如果上帝是達爾文我就是逼祂提出進化論的華萊士；上帝是福爾摩斯我就是賣弄愚蠢供祂線索的華生。我跟從，我如此期許自己，期許自己是個自由人、思辯家、理性的學者，上帝永遠的長子。

### 第三太陽

橙太陽跟著消失了。我的尾巴縮短，長出眼瞼逐漸能閉起眼。聽力更好了，皮膚觸感產生，手腳線條清楚，但仍有蹼。上帝的聲音依舊持續，且逐漸明朗。神聖不可解的內容也變得更加世俗近乎一個女人的思維。上帝不見了，取而代之

的是個女人的聲音。

我在什麼的內部？一個裝滿水的容器內部？我變得更大，偶爾碰到邊界，柔軟的肉瓶子。我是舊約魚肚裡的約拿？愛斯基摩人傳說中被鯨魚吞下肚的烏鴉？希臘神話中克羅諾斯吞掉的子女？還是被大野狼吃掉的七隻小羊、三隻小豬、小紅帽、小紅帽的奶奶，還是那堆.....石頭！也許我只是動物腸道內某一段的某一種寄生蟲罷了，或說是個新品種，因為我是人形的。啊，女人的聲音又來了，是回答上帝之「是」的瑪利亞嗎？

這是一次曲折而又令人費解的宗教革命。我不在意上帝的性別，但我無法理解接下來的事情，說話的女人自稱「手作達人」。也許這聲音傳達了上帝親手造人的事蹟，就像女媧、耶和華。但說話的女人坦誠自己喜歡縫布娃娃，她想以手作的環保精神減緩地球暖化。她的心願是能有自己的手作品牌，以及和那個男人共組幸福美滿的家庭。

她驕傲地對我詳述昨晚凌晨四點零八分如何使用鋁線、麻繩、鑰匙圈、剪刀、鉗子、保力龍球、五色不織布完成一個天使娃娃。這天使不叫加百列、米迦勒，而是一個類似卡通人物的名字。說話女人的不傳奧義是手作的花布小碎花，小碎花由小碎花所組成，小碎花的小碎花又是由小碎花所組成。我想上帝讓她出現，要教導的是：1866年，當時所有科學領域幾乎都蓬勃發展時，遺傳學還是片黑暗大陸，但這門學科卻被一位奧地利神父以「手作」的方式撬開大門。孟德爾，手作遺傳學之父，親手為花授粉，進行八年的豌豆雜交實驗。

可是，現在這位說話的女性似乎懷孕了，以她自述的三十七歲年齡來說已是位高齡產婦。她害喜得相當嚴重。害喜是由於懷孕初期體內的雌激素與絨毛膜快速增加，刺激了中樞神經系統，使得母體的消化道機能受到影響。以此類推，她擁有一個雌性人類的正常身體。

我懷疑自己是人類，一個很小的人類。我的尾巴已完全消失，先前我的手還沒長好，現在已有指紋，能握緊拳頭。我使出所有力氣，我必須驗證一個可怕的臆測。我伸手在腹部前用力一握，抓到一條連結我的臍帶。我在子宮裡，我的體積甚至沒有我想像的來得大，三個月大的嬰兒只有 1.1 公分。那麼，我現在是幾個月了？

#### 第四太陽

黃太陽也隱沒不再亮起。我曾以為自己在宇宙的中心或者邊緣，我確實是在邊緣，是在銀河系邊陲半人馬與英仙臂間次旋臂上的太陽系第三行星，東經 121 度北緯 23.5 度一個名叫台灣的島。

我的內臟全部就位，開始長出胎毛和頭髮。嘴可緩慢蠕動，打哈欠，伸懶腰、皺眉頭，羊水喝到打嗝。我習慣了肉體溫室，習慣了黃種人的身體。她是怎樣的女人？長怎樣？她長怎樣我就長怎樣嗎，我也是她的仿真？

我能聽到她說話，以及她腦中部分思考的聲音，但還聽不到外界其他聲音。

她回顧地說：原本醫生判斷是子宮內惡性肌瘤，開刀前醫院例行性驗孕才發現是胚胎，在上麻藥前手術停止了，她突然得到一筆診療失誤的賠償金還有一個孩子。上天給的孩子，她和那男人最後一次發生關係時的奇蹟。

高齡產婦流產的機率是一般女性的兩倍，胎毒、糖尿、高血壓、胎盤早期剝離等懷孕合併症也比年輕女性高。她不畏恐懼，一直想有個孩子。更何況是和那個人的孩子。她把養了五年的威爾斯犬、仙人掌都送人，以避免任何病菌傳染的可能。每天沈浸在古典樂中製作手工藝，聽久了也聽出偏好。她最喜歡巴哈，但大部分時間還是播放嬰幼兒專家一致推薦的莫札特。

一個禮拜前她從巷口便利商店雜誌架知道了「本西斯丁胎教法」，對提高我的基本素質有了更大野心。她想塑造我，然而我早在觀察她。我不改理性本色，客觀分析她一個月來漫無章法的語料，試圖建構她的家族史。我還不知道她的名字，這是研究她最大的障礙，人類說話和思考的時候似乎不會刻意提到自己的名字，何況我的感官還未完全長好，只能斷斷續續捕捉訊息。

她是宜蘭蘇澳人，世代務農，父系閩南漢族，母系噶瑪蘭，有兩個弟弟。她到台北工作前常到田裡幫忙，金黃色的蝴蝶、稻穗、金棗和油菜花，是她腦中經常出現的思維畫面。確定懷孕後，她在醫院馬上撥電話回蘇澳，其實只是想聽家人的聲音，沒說出懷孕的事。

她的套房是大台北上萬間出租套房中位於士林區的某一間，沒有對外窗，對大樓來說是房間內的房間，對我來說是一個房間外的房間。現代化空間應用的不規則性所形成的耗散城市令她適應不良，某日，她在敦化北路看見綠色的蝸牛沿著綠色的草莖滑行，這是她放棄紛擾的直銷業務轉而在家從事手作的一個契機。她在網路銷售手工藝品，用一台便宜的鬧鐘過規律生活，是 M 型社會中勉強度日的單身女子。她大部分時間在家，就在那張工作桌前。

她是個很平凡的女子，善良但沈悶，會看著天空傻笑，偶爾也閃過很可怕的念頭，隨即又在心中制裁自己，在一神和多神的信仰之間游移。她怕鬼，愛情是她思維中最多邏輯辯證的區塊。她盡量不去想那個男人，卻又細數他的好。我是挽回他的籌碼之一，那男人還不知道我的存在。

## 第五太陽

光滑堅硬的鋼針刺破我的宇宙，刺破了綠太陽抽取染色體，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宇宙外的物質。她按照醫院的懷孕手冊，例行羊膜穿刺，檢查胎兒是否有基因缺陷。現在我的骨骼開始定型，會用力抓東西，能轉身活潑地游泳，粉紅色的皮膚，每口羊水皆能分別酸甜苦辣。

透過她和醫生的對話，我被告知了性別。這些百萬儀器都不約而同地判定我是女性，這與我之前的認知迥異。當意識到自己是個人類的胎兒後，曾想像自己未來是一個有海邊小屋的男人，我和我的大狗在海邊漫步沈思。我想得重新定位自己，身為女人，會有怎樣的人生。

她反而鬆了一口氣，慶幸我是女孩子，較有貼近她的認同。之後，她買的童書開始分性別，男孩的故事全被丟棄了，她希望我漂亮長大，更要長大漂亮。

她也獨自唱歌給我聽。她打電話給那男人，希望能多陪她說話，算是間接讓寶寶聽到爸爸聲音的方法。關於我的存在她隱藏得很好，那男人對我而言也一直是個謎。我身上有一半的組件來自於他，我的性別正是他所給予，男人終究在最初就決定了女不女人的問題，也因此男人挑剔女人好像也有了點道理。

她比從前更頻繁地和我說話，詳細向我報告許多我早已經知道的事：這世界的知識，還有她生活中的大小事。這些早都在她的思維中跑過一遍，重複說不啻疲勞轟炸，前四個月聽音樂讀童書，五到十個月將是學習卡片。她甚至看著數字還要把數字唸出來，認為這樣可以加強我的數理能力。

活著是種習慣，活著是保存，垃圾場最多的就是容器，她現在就是容器。那男人始終冷漠地打圓場，不給她承諾和誓言，連詛咒謾罵之類投入情感的話也沒有。她仍然在經歷欺騙和被欺騙，無法逃脫自我安慰。

欺騙，只是遠離意義；欺騙，是一種自我尚未被欺騙的狀態。她記得在這之前最大的痛苦是在中學的畢業話劇演出一具戲份吃重的屍體，大家告訴她不能笑、不能動，還要憋住呼吸。在多次痛苦的練習之後，她終於能在眾人面前完全地死去。奧地利精神科教授維克多·弗蘭克，在納粹集中營勸導每天都可能會被送進毒氣室的猶太人不要自殺。我想勸她別自殺，她製作橡皮圖章的雕刻丸刀已經插入手心，她還想插入手腕動脈。一個如此愚蠢的女人是我的母親，我實在不想這麼稱呼她。如果「愛」是生命為了其他目的而旁出的副產品，比如為了延續基因，那麼為愛尋短就是一個很糟糕的對於生命價值的錯誤判斷。

她想到這樣傷害自己，肚子裡的我會不會也感覺到痛？她停止了自殘，拔起丸刀，貼OK繃，開始摺我的童裝。現在我清醒時眼睛會張開，睡覺時眼睛會閉上，胎兒眼珠都是藍色的，她不知道吧。

## 第六太陽

藍太陽同樣在月初消失。自從她取代上帝之後，自從清楚聽見她的聲音之後，包括她體內消化的聲音、骨頭碰撞的聲音、有時從外面傳進來但聽不清楚的聲音，我一直是靠聲音來建立對外界的想像。

那男人一直不肯見她，她決定到對方家中說清楚關於我的事。那男人剛好一個人在家，一見到她挺著肚子就明白了，似乎是馬上開口要她拿掉。

那男人壓住她的肩膀問她為什麼不早做處理？為什麼留下一個麻煩？還有誰知道懷孕的事？說！對方一連串威嚇盤問，對她進行思想審查，她感到肩頭有千萬金重。

理性基於語言結構，動物有道德行為，但動物沒有語言。理性隨著語言的流動同樣具流動性，塞車和超速都是城市必然的流體現象。現實有太多可能不是人類理性所能控制的，比如暴力。

那個說愛她的男人還是打了她。我一陣暈眩，像從比薩斜塔丟下一罐可口可樂，我在那罐可樂裡頭，很多泡泡衝撞我。那男人的吼叫聲像地獄的攪屍機，層層穿透她的肚皮，震盪羊水。她怕男人踢他肚子，爲了保住我，她假裝趴在地上求饒，藏起肚子。我知道她已經忍耐好幾個月的高血壓、心悸和便秘，身體也水腫，求饒的姿勢並不比挨打舒服。

我的腦幹已開始發育，能感受到她的喜怒哀樂。她嘴巴上說不敢再來找他了，即使是六個多月也會去墮，笑著裝作不給他添麻煩，但我感覺到她的心已死得像在街頭日夜被碾的鼠屍，終將被碾得憑空消失一樣乾淨。她連哄帶騙逃離了那個房子，雙腿間還是流出了血，害怕我連同血流出。

每個人身上都帶有毀滅自己的東西，是我，假如我死了會讓她毀滅。她犯的錯誤不是隨意的，也稱不上失敗，是在逐步建構自我的過程中有意義的錯誤。醫院回來後，她一個人關起門來好一陣子。

一九七九年尼加拉瓜政變，一群被政府隔離的聾啞兒童用雙手獨自發展出一套人類最新的語言。我想告訴她，創造新的語言和文化是每個人的天賦。兒童是意義生成系統的積極建立者，而非被動接受者。母語不單單只是被給予還是一種創造，所有的母語都是孩子獨自建立起來的。不管她給我什麼環境，我都能豎立起自己的生存原則，絕對不要向人低頭。

## 第七太陽

靛太陽不知不覺間消失了，我已經能分辨白天黑夜。身長約 33 公分，重 1100 公克，長出睫毛，聽覺更加發達。她總是按時產檢，力行各種胎教守則，是一位認真懷孕的母親，毫不鬆懈。

手作的利潤有限，大部分來自天然的手工肥皂、沐浴乳、洗髮乳，一個人勉強溫飽。她賣過最好價錢的手作商品是一坪大的針織地毯，完成的那個禮拜手指痛到無法拿筷子。

她覺得爲我做幾件衣服也是應該的，於是做了更多非商業性的手工藝品，都是爲未來的我量身打造：讓我掛在胸前的小錢包、小手套、草莓帽、保暖小披肩、純棉的尿布。她還精心布置了我的房間，事實上她只有一個房間，意思是，她布置她的房間像我未來的房間。她還製作了更加未來的手工藝品：我的手機套、化妝包、環保布衛生棉、可以讓我當被子用的圍巾，這些都是遙遠未來的我才有辦法使用。

原本她以爲不會有孩子了，手作能滿足她創造的衝動，將手邊的素材隨意組合起來，已類似一種心理治療。

可是，機率是潛藏在數學裡的惡魔，就像不會爲了降低載人太空梭失事的機率而先自行擊落一架無人太空梭，付出、交換、犧牲也無法讓不幸的機率爲零。我的存在不可能一直符合她的期待，還是可能流產、早夭、疾病、走失、長得醜陋、遭逢意外，或者和她個性不合母女交惡，甚至讓她失望到再也提不起勁手作，

因為她最滿意的創造讓她失望。

她決定獨自為我命名，不和任何人商量，她說的獨自事實上包含我在內，我參與了自己的命名。但究竟是從父姓還是從母性？姑且還愛不愛對方，她覺得自己的姓氏實在好聽多了。幾天後，母姓勝出，她想到對方既然不認女兒，硬要女兒從父姓反而有咒對方死的意思。

人類都是命名者。愛斯基摩人可以分辨四十幾種的雪並給予名稱；努爾人對牛有一百多種稱法；漢字對蟲魚鳥獸也有豐富的造字命名。她不厭其煩唸著幾個可能的我的名字，仍然無法滿意，決定先擱置這議題，一個禮拜下來產生過近百個我的名字。

## 第八太陽

紫太陽熄滅了，熄滅前有燦爛的火花。我幾乎佔滿整個子宮，羊水量增加到最多。聽覺、視覺發育完成，開始練習對焦，腦杓向骨盆下方移動。本月她賣出一批手作銀飾，有較多資本帶我去旅行。

大自然讓她舒緩，我跟著她移動，感受她脈搏、血壓的按摩。道德有如植物，種植在靈魂這塊巨大的土壤上，在個人誕生到社會之前已經存在。我明白自己現在的處境可以做怎樣的研究了：我想解決情感起源這個問題，在一個極短的十個月時間內建立一個龐大的倫理學體系。

她一個人搭火車到北海岸，透過和我分享情緒，迫使我連帶感傷。她想到自己有兩個心臟、兩個腦、兩副身體：「只要把寶寶當姊妹，這樣跟寶寶也算是雙胞胎囉？」她對自己能想到這點感到詫異和開心。我們已經交換太多資訊，我懷疑她是否也能偷讀我的思緒，像我偷讀她一樣。她是否能掌握子宮內的想法？或者，我是她藏而不用的身份、是她另一個隱藏的人格？

我尋思自己，是否能回到純然理性的自我？我必須把一部份的自己留在比她所謂的一個人更孤寂的宇宙中，那才是我的自然。我的太陽還有三顆，我沒有把握到她分娩前還會剩下幾顆。那些太陽和我的理性有關，太陽越少我就越濫情，理性也隨之遞減。知識是形而上的存於世界的真理，感情是後天習得的。

火車過了暖暖、瑞芳，她沒下車，放棄原本預定的九份金瓜石之旅。火車開過候硯、三貂嶺、牡丹、雙溪、貢寮、福隆。到了大里她下車了，一個人站在沙灘上望著大海。她不用找什麼，她已經看到。她撫摸自己圓滾滾的肚子，流下圓滾滾的眼淚，她對我說，看得到龜山島的地方就是故鄉。

## 第九太陽

白太陽也燃燒殆盡。那次她到大里，看完海就回台北。她沒有嫁，不知道怎麼和家人解釋懷孕的事，沒勇氣再讓火車往南到蘇澳。

我的發育幾乎完成了，外面的聲音已經能豎起耳朵聽。皮下脂肪增加，變得

白胖，空間擁擠，因而活動略顯遲鈍。表情已經豐富，我可以笑、可以生氣皺眉頭。感官系統完成，光線太亮也會轉頭，肚子餓就吸吮手指，此時早產也能活了吧。

她則更加地不舒服，腹部非常澎大，子宮向上擴張到最高點，壓迫胃和肺和心臟。胸口悶痛，腿常抽筋，腹部抽痛。容易疲憊、頻尿，無法再外出踏青。她轉而專心在家手作，打算研發一款棉布製的俄羅斯娃娃，先打點好奶粉錢。

那男人的妻子來訪，帶來很多嬰兒用品。她不知道對方怎麼會有她的地址，是那男人說的嗎？

那婦人問：看起來八個多月？Baby 取名字了嗎？

她答不出來，還沒為我取好名字。那婦人說還沒取名字也很好，接著提到正在讀小學的兒子，本來計畫接著生女兒，但五年前一場車禍被奪走了生育能力。

她想，這就是那男人無法離開家的原因？

那婦人客氣完開始提出要求：我很想有個女兒，我們會當 Baby 是自己的小孩，又補充說：也確實是我家的小孩。

我聽到她在心中吶喊：什麼叫我家的孩子！

那婦人並善心提議：一個女人帶孩子不辛苦嗎？我們可以給孩子更好的教育和成長環境。

她想，那男人打了我，逼我墮胎怎麼又想要小孩了？是那男人的意思還是他太太的意思？對方穿著樸素，卻無一不是名牌，是在刻意宣示經濟能力？

她心中還想到：每季的時裝秀，每個牌子都聲稱推出最新款，可是明年又會有更新的最新款出來淘汰去年的最新款。她覺得所謂的最新款根本不存在，是騙人的，這女人說的話都是騙人的！

她還想到俄羅斯娃娃：孩子還是比較喜歡木頭製的吧，棉布織的娃娃軟趴趴的。那婦人希望她好好待產，願意安排台北市最好的婦產科醫院。

她下逐客令。那婦人離開前禮貌叮嚀她：你有想過給孩子怎樣的未來嗎？這句話幾個禮拜以來不斷在她腦中打轉，使我無法專心進行思辯。

她懷疑自己被貶低為代理孕母。某個意義上來說，是的，如果那女人一輩子假冒孩子的母親，孩子一輩子也不會知道，他們也會一輩子像有血緣的母女一樣。是誰的一輩子！說！是誰的！她又突然在腦中大喊起來。

她想到，讓我在富裕的家庭學鋼琴，總比跟在她身邊做手工藝品好。她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在做家庭代工，站在桌前，折起塑膠花流下眼淚。連為孩子取名字的權力也要讓出去嗎？她趕緊拿出紙筆，急迫地想為我取名字。

超出人類測量的能力才是量子力學帶給人類最大的困惑，而不是量子力學的不確定性。價值判斷也是。人是由心臟開始的，在其他器官都還不知道在哪的時候，只要二十八天，胎兒就有心臟心跳，接著有腦，有脊椎，是懷胎十月真正的參與者，然而人類一直忘了這件事，以為「它」沒有心靈沒有自我意識，以為可以被塑造，以為可以轉讓、贈與、買賣、生殺。

現在的我，就像創作卻不能發表而把稿子塞滿抽屜的作家。一句左派的箴



言：哲學家有各種解釋世界的方式，但問題是在改變世界。我不想讓我的哲學天份像在解釋另一個宇宙所發生的事件。一想到此，我竟憤怒地睜開雙眼，我看見，還有兩顆太陽。

## 第十太陽

個體完全受限，使我無意中將黑太陽採碎，我只剩最後一顆光太陽了。空間的壓迫與懸置，幾乎讓我喘不過氣，我和她已經到了難以承載彼此的地步。我的指甲覆蓋指尖，皮膚光滑沒有皺褶，生理律動產生，清醒和睡眠每四十分鐘一個週期。

我是文明前進的先鋒，每個新生兒都是，如果我落後於這個時代我就不會還來到這個世上。每過一個月，我就失去一個太陽。后羿射日留下了最後一顆，留下了「一」，證明他的存在和偉業。不留下最後一顆太陽，根本不會有人知道太陽；沒有人記得太陽，也就不會有人記得后羿。瑪雅人只有三個數字符號：一、五、〇，內在的數字哲學就是：開始、過程、結束。如果不存在最後一個數字，排在前面的所有數字便失去存在的意義。現在她和我相處，都假設在分娩後就會分離的情境上。她打算在我的衣服繡上我的名字，可是名字還沒想出來，只好繡上幾何圖形。

她按習慣，到天母一家大型日系書店購買手作書。她發現坊間有很多如何教育小孩的書，卻鮮少告訴你如何孝順父母的書，這種對等關係顯然不成比例。算了，她已經決定把孩子讓給別人，孝順與否也與自己無關。她難過了起來。

存在主義者說「他人即地獄」，永遠無法了解的他者成爲我們痛苦的根源。可是，這是錯的，我們都曾經與母親一體過、和他者一體過，甚至也曾是父親的一小部份。我們身體的血肉可以上溯到我們最古老的祖先，而我們的祖先也是其他物種的祖先，我們和其他的物種擁有同樣的血脈在太陽系第三行星上繁衍。「他者」從不存在。

我在子宮裡真正體會過母親的喜怒哀樂，她的許多作爲和想法也受限於我。有時我是一股被要求的神聖力量，當她脆弱的時候，就像現在，一連串的陣痛讓她站不起來。這痛苦不僅是命運的、也是肉體的羈絆。她明白到，一個不曾經歷分娩我的痛苦的女人，又怎麼可能珍惜我？因爲一起痛苦過，所以才不可分割。

她的子宮開始摺起來，我捲縮自己的身體，有所提防。她先是頻繁地假陣痛，羊水漏出，弄濕群襪。肌肉收縮，子宮頸擴張，開始落紅、破水。看來沒時間了，比醫生囑咐她的時間還早。我決定帶走最後一顆太陽，那是證明我在子宮內活過的唯一證據，也是唯一的理性留存。我漂浮倒立，伸手往前要握住最後的「一」。但太陽反而越來越大，我醒悟到原來最後的太陽竟然是分娩我的洞口！

一個陰道口！我感覺被擠壓、被排出，我們彼此都痛苦到快失去意識。這就是分娩？還是死亡？我發現我的記憶、知識、甚至十個月以來累積的情感，逐一地淨空。五個月以前的事我已經記不得了。夢婆湯是陰道的分泌物吧？殺死前世

算不算殺人？子宮外的世界就是所謂的來世嗎？我將成爲一張白紙被寫入新的記憶。我正在失去我自己。六個月、七個月、八個月的記憶陸續空白殆盡。我又得從童年開始累積一切知識了，從吃沙子吃糞便也不覺得噁心的嬰兒時期開始，可愛的我的童年即將來臨。

我不想出去，現在我的意志全繫於我強韌的臍帶，臍帶一斷，就真的完了。我才知道我被創造出來是爲了要在未來的某一天讓我遺忘，在宇宙無止盡的時間中我十個月的存在連剎那也稱不上，詭辯來說我根本從未存在，只是光進來而已，不斷進來。我是誰，你自己。